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三

孟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識藏即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

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註疏而曰觀經記蓋以觀

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乘者

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

自心現量乎昔達磨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

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東

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者衆矣惟我聖祖

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修文之暇乃以楞

伽金剛佛祖三經試僧得度如儒科持命僧宗泐等註釋頒布澥內漫久而奉行者亦希

清幼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愧未多歷講肆嘗

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原貴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圓觀文字如推門落

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

之地一旦脫然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然如視

歸家故道獨于此經苦不能句萬曆壬辰夏

余居澥上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

頭潛心力究忽寂爾忘身及開卷讀百八義

了然如視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

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即愈及乙未春因弘法

罹難幽困之中一念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

威德力也頃蒙恩遣雷陽丙申春過吉州遇

大行王公性澥于淨土中請益是經因出前

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註并三譯本稽首  
屬余請卒業焉余携之以行是年三月十日  
抵戍所於四月朔即命筆時值饑癟死傷蔽  
野余坐毒霧庵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  
了然如處清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與柯

壹

二

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掩胷骼至四千頭有奇

建盂蘭會說幽冥戒普濟之時天迺雨而癟  
隨止遂令蕤戾車地大生歡喜心無迺借性  
解一滴潤此焦枯乎已而奉鎮檄來五羊憩  
東郭壘壁間又首事于十月朔至明年佛成  
道日迺閣筆焉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  
感此報荷蒙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  
入其難入期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  
劫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  
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

感聖恩折骨難驛也稿成觀察灤門周公欲  
梓之以人賀未果戊戌冬侍御樊公友軒以  
建儲議謫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問雷陽  
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草示之  
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嘆曰信光明幢哉願  
廣法施遂爲疏募衆梓之諸宰官長者居士  
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解  
中仰憑慧光圓焰破此夙愆蚤登解脫冀見  
聞隨喜同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  
來際以斯功德上報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  
槃彼岸耳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令  
生正智以一心爲真宗以摧邪<sub>顯</sub>爲大用其  
所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瘴鄉苦無經  
論參考即所引證咸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  
務在融會三譯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

壹

三

指一心枝詞異說刷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  
讓焉因爲述其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

日解印沙門德清記

南華寺修建華嚴道場平日長期碑記

銘

曹溪爲天下禪林冠一脉承五宗原如洙泗  
第僻處嶺外道路間關故高人士足迹罕  
至其徒見聞狹陋以種田博飯無復知有向  
上事其習俗久矣余素與達觀師深有慨焉  
常有願而未能及也丙申春蒙恩遣解外取  
道覲六祖肉身覩其香火崇祀之嚴叢林凋  
落之甚不覺涕下霑衣一食而去居無幾何  
制臺左司馬陳公深念名山寥落欲以余託  
迹焉余自知取辱法門且在行間安敢事事  
既而觀察解門周公惺存祝公皆力致之余

始翻然猶未遑安處戊戌秋九月淨空上人  
同寺僧行裕真權淨泰輩謁余于五羊余一  
見楚然而喜上人云某生西蜀近峩眉效普  
賢願力因徧歷諸方以飯僧爲佛事比自北  
而南謁六祖于曹溪願就勝道場地結飯僧  
緣十萬八千計以酬本願余欣然而起曰大

哉上人願力普則普矣而所施之地猶未然  
也且結衆緣湏天下之交路人半僧之所可  
耳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畏途足跡罕至安  
以一飯之故而蹈山川之險乎且不爲食來

聖訓孟三在耳法食平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  
爲導而以食爲資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  
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  
人聞而歡喜躍然從事乃與裕權泰輩竭力  
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跪

四  
聖訓在耳法食平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  
爲導而以食爲資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

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  
人聞而歡喜躍然從事乃與裕權泰輩竭力  
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跪

諷華嚴大經若干部即卜是年十月爲始至辛丑十月望爲終當結制之初刹竿方暨遠近嚮風金粟雲委六時禮誦鐘梵交泰雖無華座之師而音聲色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三年如一日矣自非六祖大師寂光朗焰

山靈呵衛何以至此斯亦法道之前茅也上

人喜大願已酬將杖錫遠遊又願以此施者受者著名貞石用以彰往開來以垂不朽余時方執修崇之役畢期入山睹其列者如林歡喜合掌而爲之讚曰

清淨法身草木瓦礫觸目常光見者不識寶

林之山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冽祖師未來山水已開祖師既至其道乃燭祖師滅度山水露布飲啄安居不知其故不聾不瞽如盲若癡採薪汲水用之靡宜叢林秋晚草

圭

五

枯水涸我念歸依思之如渴枝葉雖凋逝者如斯我卓錫來將欲瀉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願引華藏流先開一線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滴水灌華藏灑食者之腹量等虛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上人志滿我願未足一口

吸盡祖師乃出

###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佛法引攝衆緣若合殊流而歸于解故曰辟如四澥以澥爲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東注真丹始也洪流滔天爰有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衆派而歸之澥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脉耳吾法自西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刹珠宮梵宇凡所以流通道脈原原不絕者其開創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

也有爲之迹况乃腓脰剥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後成功今也吾人鑒無明之堅礙疏法性之洪流攝差別之機緣而會歸覺解豈易爲力哉非等心死誓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孰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即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蓋黃土也取克治之義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託之棲禪然居士深有見于性相之原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滔滔安流將爲

有土蒼生永永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空豈非匙達性水真空者主之耶達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于此深慨焉因大開法社屬闍黎慈峰朝公

五三

六

令其精持性戒即爲疏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患各各同入法性解中以導西來一脉期爲大地衆生永永之福惟師之心神禹哉良亦苦矣諸大宰官居士一時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旣開七井旣鑿中流砥柱屹立頽波而千里安流風馳往來舟楫上下則引攝之功亦易易耳朝公乘櫂跋涉當不惜腓脰必等心死誓極力而蚤圖之無淹歲月雖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嘗謂滴水入解與渤海同枯苟不讓細流漸成深廣以此前驅則萬鈞易舉異日輪奐莊嚴如祇桓精舍吾當以廣長舌吐無盡流籌量此會人天之福

萬曆乙未長至十日余以弘法罹難詔戍嶺澥達大師竄足數千里北走唁余期會

于此及余至大師已買舟南下矣主人出其疏讀之慚然長慨遂秉燭信筆書此以結他日之緣語似不倫亦慣曾爲旅偏憐客耳

創建長壽庵記

五三

七

粵城西三里許曰小圃園負山帶澗爲叢林奧區其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有禪僧如受者自楚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率多歸依咸願請爲唱導師各布金建精舍爲說法所購上人潘氏地輸財鳩工不日成之額曰長壽庵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厨禪室輪彌連捲丹飭煥然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香華鐘磬鼓樂莊嚴靡不畢備淳音梵唄日夜交參居然地漏紙這一勝道場也如受化去其徒性亮繼

之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牆巍然一新丙申春余恩遣雷陽道經此庵信宿而去明年丁卯夏余奉鎮檄來五羊亮乃率諸檀越弟子稽首作禮乞余記其事余欣然攝衣據席揮塵而普告之曰諸佛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非道場鱗介羽毛無一物非佛性況茲粵地爲兩間之鉅麗顧斯人類爲萬物之最靈詎不頓現淨土而見法身者乎憶昔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宜建梵刹乃我昔爲然燈布髮捨泥之所時長者即拈一草挿之曰建梵刹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爲即建道場况夫灑膏剔髓汗血泥塗而爲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德如空應量無際而果報不可

思議如是則束草滴水粒米莖菜皆法界性  
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思利雖施七寶滿恒河  
沙適足以增有爲業累況得無上福田爲菩

提種子乎苟受之者不滯迹則唯心淨土自

性彌陀觸目無非極樂如是則高巖深谷樹

下塚間皆常寂光等否則假我偷安雖居兜

率住梵天所祇以增生死業果况能自他二

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受者能忘緣離  
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德亦如空所獲果  
報亦如空是則此庵雖小可以含法界包虛

空晨鐘夕梵水月松風皆演無盡法音以祝

我聖天子無疆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推  
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非樂土廣之以極十  
方無一人而不證真是則庵即極樂場人即  
無量壽如是其志之曰長壽宜矣否則水土

木石有爲四相代謝遷流不啻陽燄空華又  
何長之有諸大衆聞說歡喜作禮而退遂以

此書

重修莫德縣堯山天心寺記

并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  
也不獨爲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郎琳宮  
梵宇在在稱雄爰自梁朝達磨航澥來于西  
竺有唐六祖衣鉢著于曹溪而禪林道化爲  
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川私其氣哉  
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韶之英德去曹

蓋

九

溪咫尺府治之西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蓋  
亦創自前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考今  
上議東宮大禮先有採珠之令特遣乾清宮  
近侍御馬監太監李公至粵督其役以萬曆  
戊戌秋七月至青鷺未幾復以兩宮三殿災

方事大工東西軍興司農告匱再下開礦之命總歸于公公奉命唯謹入灘犯風濤陟山冒虎兕事上育下以忠愛爲心安静無擾邦人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己亥秋行部至英德深窮礦所道徑廢寺公乃愀然謂父老曰神者山川之靈禍福之宰也况佛聖爲世所尊梵刹爲民之福田安可荒涼若是乎遂捐廩金若干復以疏付土之良民募衆力以成其功未幾而緣果集鳩工緝梓首事于是年冬落成于辛丑秋風聲嚮應百力駢集殿堂廊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爲文以勒之貞石用垂不朽余因感公德意嘉惠斯民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道化雲行八表有誠歸依如風偃草顧嶺之東惟韶之陽載英之土天心惟皇惟皇于何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琳宮淨土在在有之蒼梧之野實惟建之歲月遷謁風薄雨觸有形皆化况茲朽植像教日頽孰導迷涂曰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灘若載欣載奔過茲窮髮投誠布金赤纓一立其應如響妙麗莊嚴地平如掌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河沙功超百億鐘聲梵唄朝昏祝釐願吾皇壽與天地齊惟公功德山川共乂帶礪同盟

蓋三  
+

咸皆額手

忠勇廟碑記并銘

粵居嶺表山灘故多盜賊往往鉅奸大猾雄據崇山峻嶺長波巨浸環紓襟帶諸島星列恃爲金城天府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即

天地鍾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禍福無淫大哉慈氏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真洋洋

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吳平曾一本猖獗于  
嘉隆間橫行澥上黃蠶赭衣竊號靜澥勞我  
王師于戈歲無寧日而澥畔蒼生死者澤若  
焦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道乾  
朱良寶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讐分一隅更  
爲流毒時越人吳天賞者先籍名諸生間屢  
試不售遂棄舉子業從事掾奉部檄爲制府  
記室司馬殷公心識其能因引爲參軍時與  
籌畫諸巢穴部曲事每發無遺策司馬公大  
奇之遂力薦之天子先後七疏始報可部議  
擢賞于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鵠寨軍事  
而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焉先是以  
將軍策大樹赤穂自閩廣一帶環澥之涯嚴  
守備設方略即大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  
皆知將軍能無不嚮將軍意指者因而群盜

卷三

十一

日就擒獨道乾乘大艘逃還羅將軍之子汝  
實尾其後追之未獲所遺者唯鄭大漢據柳  
杜澳紅老據珠池未下仍以實提兵千人襲  
紅老遂斬老及黨三百餘級而鄭大漢則以  
將軍及弟天祥力當之大漢者廣人魁梧奇  
偉身長八尺勇冠群盜卒徒皆精銳梟悍凡  
轉戰無敢當鋒者將軍以撫民二千人皆素  
不識兵者軍杜澳會戰天祥賈勇先登陷陳  
遂力戰而死將軍奮怒一呼鼓而乘之大漢  
遂就擒餘黨潰散自是澥上瘞瘞方瘳蒼生  
始可安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祥死  
乃具報天子上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勲將叙  
績馬時杜澳土人感祥以死易其生立廟貌  
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頃以倭奴犯東鄙連兵  
數年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參軍以司馬

公命往日本間謀之關白果先實乃携碧蹏所亡火器歸諸執事竒之未及報命而朝鮮倭已退後司馬竟寢之且以廣懈兵分屬實

靈歲時伏臘山傾懈吞餚山醞懈飲之啄之千秋萬祀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以禦倭奴遊盜而柳杜適當其部實因感往事痛叔祥死而草血未乾旌旗居然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蒞事之初即走余乞一言以紀其事余聞土人偹談其故事因嘉實之功而壯祥之死乃爲銘以銘之曰

皇皇上天福善禍淫彼桀黠者胡爲有生桀黠旣生長蛇封蠶嚼腦吸膏日無寧已于赫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郊壘是恥窮獸逃林猛虎突犇驅市而戰祥用先登以虎搏虎其力兩當牙鋸爪利禿者先傷禿者既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處死則異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犇婺走童犇婺走生氣益

萬曆丙申春二月予之雷陽道過電白西二十五里許曰苦藤嶺見茅茨施茶結緣者余以乍入瘴鄉炎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然如入化城也乃解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真潭集善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羅旁後戶昔未平時盜賊出沒道路阻塞今雖平猶爲畏途况當瓊雷喉舌地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屢如蹈鑊故藉茶以慰往來非演法也且云期以三年余誠之曰慎無以限量心行難思事他日將建梵刹于此爲終古清涼地也秋八月制府檄回五羊越二年戊戌施茶期滿行者二人謁余

于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今回其所隨具疏令  
真潭等募爲興建資不二年而告成額曰化  
城意取前往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今  
年庚戌真潭年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溪願乞  
披剃爲佛子余欣然爲雜染馬法名福城意

至三

十三

取善財南詢參訪知識爲發足地以蔑戾車

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易見也以此道場  
始終于真潭一人仍令圓菴專修淨業禮誦  
六時是余南來立一莖草度一頭陀將期傳  
慧燈于炎方灑甘露于瘴地作苦海之津梁  
濕火宅之乾燄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  
始末以垂貞石冀不朽云

法性寺優曇華記

并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朔余還粵之四年先是  
釋楞伽成爲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法華楞嚴

唯識經論各一匝繙白傾心翕然嚮風是時

法性寺主延歐生伯羽爲諸沙彌教授師具  
禮余主盟斯道時時激揚之乃立法會于毘  
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先二日余適至弟子  
通炯告余曰庭除涌金蓮華一朵請師觀之

余見而喜曰此余所聞者一而見之者今再

矣斯爲法道之應其華產于蕉本抽莖而挺  
生其中宛若芙蓉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倍  
之瓣瓣叢簇含裹香蕊狀如玉簪中虛而體  
潔盛甘露漿吸而飲之香滿肺腑蓋世所希  
見者如佛所云優曇華解之曰瑞應豈是之  
謂乎經云佛現于世間譬如優曇華時乃一

出正猶麟鳳芝草之生于嘉運耳昔姚秦時  
連理華生于殿庭占之謂有西方聖人至因  
訪襄陽之道安安薦羅什甚遂興鐵甲之師

十萬以呂光爲大將代龜茲而求什什至而  
秦之佛法自此興蓋連理華郎俗所稱並頭  
蓮耳嘗憶余齡年初棄家吾祖西林大師延  
守愚先師住裝師塔院先是三年殿庭忽涌  
金蓮產于蕉本觀者日數十萬指識者謂爲

孟三

十一

法道之瑞未幾而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法道  
之興果自此始余法兄雪浪迄今名播寰中  
不忝慈恩之窺基此余聞此華而徵之者一  
也及余年二十五臥病三月先于庭前手植  
蕉一樹其葉扶疏高丈餘其中抽金蓮華一

孟三

十五

鳳芝草爲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在  
物爲嘉祥之瑞應在人爲群生之利見故如  
來出世如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由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  
矣昔者禪脉東流其于粵也跋陀建金剛于  
法性智藥種菩提于戒壇且曰百六十年有  
聖人出及達磨初至于五羊盧祖露賴于風  
旛寶林開基曹溪衍派光昭日月道被寰宇  
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披其  
本耶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

朵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甘露盈杯飲  
之清涼五內如是三月不萎疾竟以瘳長老  
咸謂宛如奘師塔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法  
之兆耶是年冬予即棄家從遠遊以至今日  
而今之所見此華者再也豈無謂耶且夫麟

迺記其始末而爲之銘曰

耿耿景星燁燁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  
今在郊麟今在野邈矣至人我思曷已彼曇

者華爲蓮之瑞從空涌見豈曰無謂間浮之  
金華色如之甘露之漿其味若斯連理于庭  
鐵甲于疆至人實來斯道孔章航澥越漠于  
茲立穢拔者伊何獵人之隊穢之拔矣逝之  
極矣無往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于窪之  
隆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修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原自衡岳而下度庾嶺  
至韶石結爲曹溪開禪原一脉又東千里經  
會城而出羅浮仙蹤聖概爲鉅麗焉又東數  
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龍川古循州也其治拒  
惠上遊當甌粵之衝地接虔漳崇山峻嶺獐  
狹雜處往往多賊巢民獵狩而難治昔之蒞茲  
土者鄙視爲傳舍坐瘴煙毒霧中憂悲眩瞑  
將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

俗自漢趙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祭鱷  
始知有文其化自六祖傳衣大顛振錫始知  
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化無常準山川之  
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真則形化人傑則地靈  
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昔人  
往時以遷客名未聞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  
治茲邑不三年而化成摩民以義導蒙以漸  
因事以權置學田建梅閣造橋梁築新城皆  
捐俸廩爲之至若修南山佛刹則皆亡夫人  
之簪珥奩具盡捨以作莊嚴將資淨土以修  
孟三十六

冥福是皆神道設教即事見心爲苦澣之慈  
航長夜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巔峰而環  
大江山川奇絕林木蔚鬱其寺始于唐意創  
自大顛禪師法盛時也後因故址爲二賢祠  
以祀宋門下侍郎蘓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

升後爲羅姓者踞爲墓地嘉靖己亥督學吳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祀之曰三賢則寺之名幾漸蔑矣公政暇每出遊其間流觀俯仰素有慨焉及夫人卒于官邸臨訣時

神情靜定端然念佛而逝超然蓮華中人公有感遂傾奩以重新其寺別祠宇爲殿三楹塑蓮池灘會諸佛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爛儼然淨土真境也其左右配列齋厨禪室靡不具備延僧某住持

朝參莫禮鐘梵交音斯則西方淨土端在目前神識往生不難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人靈以其大墜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觀之則公之心高揭于山川夫人之靈常居于淨土上祝國釐下爲民福公之功德將垂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于

人記之者白下長干僧德清也

### 休糧山社記

余昔行腳時同妙峰師過平陽之墟結霍山之陽遙望群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蓊鬱意必有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昔有道者啖柏于此因以爲名後建梵刹曰慈雲予未及登覽而過焉予居五臺去東灘之嶺外迄今三十七年居常恍然心目間也壬子春清涼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于獐鄉因詢師法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法利者皆各散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休糧山社約及本寧李太史序予讀之喟然歎曰嗟乎山川之勝待人而興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豈無謂哉。緬惟釋迦降神迦維應真。  
英傑之士萃于靈鷲。因緣唱道祇桓難園皆。  
隨緣應化之迹。此蓋法社所由啟也。道法東  
垂。凡隣內名山在在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  
人未有不踞勝概。託靈秀而能求垂法化者。

清涼觀國師創演華嚴于五臺。道被寰宇爲

有唐七帝之門師自爾以來寥寥千載。今空  
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集萬指  
圍繞。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能以體道爲  
懷志。尚幽棲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事。布法  
兩于慈雲。集諸緇白。勝流開不二之門。建平  
等之會。六時蓮漏一念精修。畫則講演以明  
宗。夜則安禪以息念。戒奉波離行遵般若頓  
使曠樹庭莎。猿唳鶴唳。皆挺法身而宣妙義。  
向者幽陰窮寂之鄉。煥爲耀古輝今之地。豈

非山靈有待于人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然耶。  
抑啖柏之心不泯于今日也耶。余因昔過其地。  
觀望其形勝。今居瘴鄉。遙聞斯舉心地清涼。  
想見其嘉會。略記廢興之概。以結異世之緣。  
若夫建立之規。自有主者約法在

重修灘會菴記并銘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岳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岡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弟子讓師開法南岳。自是名僧大德肥遁之所在。在有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地。有焉宜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隸衡陽。往來通涂。所必由去治。五里許有山。名厚培峰。巒奇秀。叢林鬱茂。居然一勝道場也。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延大用弟子真潤居之。以爲十方

雲水高流暫息之所名曰澥會算始于萬曆

己卯迄今癸卯又爲風雨所薄饑潤之徒如

堯復重新之上有佛殿山門各三楹左右方

丈齋厨諸所畢備有田百畝可輸糧二石其

畊可給十餘人往來雲水一食一宿可無外

壹

九

求斯則猶然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年當道

延入曹溪爲六祖大師執灑埽役菴僧如堯

謁余請記因直記其事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於維南岳奠彼荆湘抽枝發幹裔彼遼荒蜿  
蜒千里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

之水原從西竺爰有至人濯斯道骨道骨如  
生水流不息散作醍醐爲霖爲澤宜章之陽

厚培之麓乃涌化城爲斯民福化城不遠寶  
處所近接彼疲息齊來昄命昄命我師得禮

真容願保斯土福祐無窮

南雄水西集龍菴記

庾嶺自衡岳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

北朝宗其凌水則背馳而逝入南澥雄府據

上流綜百粵隘其咽喉屏翰中原實東南都

會挈建瓴而督百川此其要也郡城負嶺襟

江兩河合抱居然雄峙望大澥若空中乾城

遙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即此

其山飛水走停瀦不滯則生理不留故民生

遑遑逐利如逐波浪求其殷實集儲以偹一

歲之不時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

並難得而完固必賴人以裁成是以補天之

說非誣也觀昔之治茲郡者稍具法眼則不

免乎蒿目之憂而有輓頽波障百川之志則

必爲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于此者則必

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以當之往往奏捷如

聲響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者爲龍故人君象之聖人猶龍而雲行雨施萬物資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鍼其穴得則蟬赫如燎然何耶蓋鍼灸而得其脉則擅起死回生

卷三

三

之功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飲不能達則必

以鍼艾而達之是知截風龍注地脉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以鍼艾也且而天地一身也陰陽一氣也山骨而川脈夫龍德而隱者也性燄而莫能制昔之豢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爲神奇然物有所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濕鯀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制固其理也復何難哉蓋龍好隱而惡顯畏金鐵而懼鐘鼓是以身觸則戰耳觸則震

心觸則伏故古人降龍者必以鉢鉢銅鐵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以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此其祕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郡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流則鍼以延祥之塔此百會也西河右股則鍼以仁和之塔此腰腧也至若水西則命門也菴曰集龍豈無謂哉蓋若周身之脉而綜于命門包氣解而注精華最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以當之如體大氣薄疾深而劑微况復屋間以洩豈易捷耶故昔之幾廢而再振勢使然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閭也比建塔院以鎮之如扞門然噫斯舉也非夫具法眼而操降龍之術者何以與此此塔之施艾如塞尾閭以收命門實精華而保元氣

實于雄郡生死相開者也豈特休戚已耶儻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誦其經聲輸精神以達神明使龍聞而伏天聞而悅人聞而感化物沾而敷榮雨暘時若災祥珍若福斯民于億兆祝皇圖于永固保斯土

于無疆由是觀之福之聚龍之集也菴名集龍以龍之集于是耳菴之創其來不可考隆慶初僧真亮苦居之以誦經貲置贍僧田若干畝未幾化去其徒不能守尋居五羊門人如鑑至此憩息跪誦雜華經精苦三年郡人信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更新又三年而功苟完越癸卯冬余往曹溪執役六祖親過此菴知不獨爲一郡要且爲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爲龍之命脉山川之靈得人以參贊之又溥法雨于恒沙潤靈根于浩劫

茲上旬日而得其概因茲菴之小以喻山川之大直發其蘊以告未聞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三

音釋

泐 音勤 機 音挈 乞 切 結 音皆 人 音忽青 滯 音忽青 砥 黑色  
吃 上音紙 駢 音凡馬 樞 昌瑞 肅 音肥足爾  
下音窟 行 音巍 偏 切 肱 昌瑞 肚 音肚也爾  
同蘭 淚 泥也 教 切 念 同 獄 上音昌 猶 音猶上音  
姚 音諸 濡 音觸結 独 下音央 猛 音猛下音